



看着儿子一家三口吃得精神抖擞,她心里就像盛开了一朵花,会灿烂一整天……

早晨,她很早醒来,舒展下筋骨,阳台上的花已经张开笑脸,送来一室清香。

熬好的小米粥晾着,她就出门去买菜,早上的菜新鲜,走一走,也算做一个晨练。

儿子媳妇每天上班早,饭太热就不吃了。她知道早餐的重要性,也理解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大,她每天早早起床,等儿子儿媳起床时,饭正好不凉不热,他们吃的时候,她就照顾三岁的孙女吃饭。看着儿子一家三口吃得精神抖擞,她心里就像盛开了一朵花,会灿烂一整天。

很快,儿子儿媳一家三口上班的上班,上幼儿园的上幼儿园。家,一下子空荡荡下来。她沉住气,自己慢慢吃完饭,稍稍休息一下。把该洗的衣服扔进洗衣机,然后开始收拾厨房。卧室,客厅,然后擦地。她习惯用抹布擦地,从房间的一头开始,一点死角都不留,小孙女喜欢光着脚在地板上跑,可能有什么东西伤着,想着小丫头乖巧的样子,她不由得笑了。

她用淘米留下的水洗浇花,小孙女很喜欢那几盆太阳花,常常围着花转圈儿,唱着幼儿园新学的歌,她不由感叹,天天抱着牵着的小人儿,学说话,学走路,转眼就上幼儿园了!一下子离开好几个小时,心就像被一条丝线牵着,隐隐的痛,那是牵挂和不舍……

太阳升起来,窗明几净,打开的窗子吹来轻轻的风,夹杂着淡淡的花香,哦,那是太阳花的香味呢!缕缕阳光下,幽幽馨香中,放一段音乐,她开始做几个瑜伽动作,舒畅宁静,气定神闲。浑身舒展开来,就像那开放着的太阳花……

儿子媳妇中午都不回家,小孙女也在幼儿园吃,她一个人的饭也简单。热热早上剩下的饭菜,吃几个口,再睡个回笼觉,已经下午三四点钟了。她就开始准备晚饭,她熬粥总是要放好几样东西:糙米、荞麦片、薏米、饭豆、大米、小米、红枣……感觉这样熬出来的粥才好喝,才营养丰富。

这个时候她常常发怔,想到留在老家的他,于是一个电话打过去,直到那边故作不耐烦地说

我们络绎不绝把家搬进搬出,把大把的阳光储存在粮食里,棉被里,衣物中,装满所有的柜子和坛坛罐罐……

夏天,如今是旅游的旺季,以前则是晾晒的好季节。

巴蜀云重,江南梅雨,要到了夏天,才晴日连绵,阳光刚健。家家户户开始把塞得满满的家慢慢坦陈于骄阳之下。

一间窄窄的房,不知储藏了多少东西,人们乐意徐徐铺开于天地之间,阳光之下,是坦率而充实的展示,是庄重而有趣的检阅。

早春里晒好的笋干,这时要再加一把夏天的火热;豌豆,胡豆,黄豆,花生,小麦,夏天的第一次大规模收获,晒得饱满干脆;剁好的辣椒酱放在烈日下,除菌发酵,把红色再加一层红色。

冬天要吃的炒米,最是需要这种烈日。把糯米蒸得半熟,刚刚粘手的时候,倒在竹簸箕里,划拉成小块,晒干,然后一点点掰碎,粒粒分明。吸收了那么多的阳光,这种米叫做阴米,真让人好奇。把阴米放在铁锅里炒熟,黄豆花生也炒熟,一起打成粉,就成了最可口的零食。冬天不想做饭的早晨,即使冷得缩手缩脚,这样的炒面下肚,自然是满满的夏天的元气。

烈日的边角还要留一点给黄花,每天一小把的花蕾,趁着花骨朵肥厚,将开未开之际,一把摘下,晒成干黄花。冬天,一把干笋,一把干黄花,一把干木耳,可以熬一锅四季艳阳的浓汤。

然后是晒棉被,褥子,床单,冬衣,整齐地晾

在如今的社会环境中,究竟何为高洁?或许是,对功名利禄保持一份清醒,不事钻营,不高初心……

午后,阳光像是一团炽热的海浪,就那么骄傲地涌进我的窗子,把盛夏作为一份礼物无私地送给我,也不管我是否接受。

窗户正对着一片青山。既不是巍峨的峻岭,亦非贫瘠的小土坡,总之刚刚好处。成熟,而且愿意炫耀。

我躲在阴凉处,翻开一本书。她久未翻开过,好比很久没有过如此闲适的午后一样。还好她并不介意我的冷落,我驱车熟路地找到以前未读完的篇章。她是我的朋友,和情人。

然而,我哪里是在看书呢?页面上的字仿佛一个个音符,被一群歌手肆无忌惮地唱了出来。我分明就是在聆听一场摇滚音乐会。歌手们也不管我这个听众愿不愿意听,喜欢听什么曲目,竟自顾自地在舞台上忘情地演唱,比我还陶醉。

## 把自己活成一朵太阳花

◆山东 单淑芹

一句:“知道了,你把孙女和自己照顾好就行了!”她才笑笑,继续干手中的活。

熬粥的间隙,做一个鸡蛋炒苦瓜,再炒个菜心,凉拌一盘海带丝,切一碟腊肠,配上一两样小咸菜。大大小小的盘子,碟子摆好,粥也熬好了。

门铃响,儿子媳妇带着小孙女回来了,脆生生地喊奶奶,那娇嫩的声音,让她一天的劳累和孤独都无影无踪。一家人坐在餐桌旁,她笑眯眯地看着他们,他们吃得越多,她就越开心。

她就是我的姐姐。儿子在城里安家,生了孩子后无人照看,姐夫要留在家里照顾生病的老人,就让姐姐一个人来了。

年轻时的姐姐,是个走路带风的女子,干活利落,人长得也漂亮,是十里八村数得着的姑娘。和姐夫结婚后,凭着勤劳能干,翻盖了老屋,给老人和儿子又各起了一处新院落,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。村子里婚丧嫁娶的大事,总少不了姐姐这个性格开朗的人去帮衬。姐夫对姐姐,是敬重加疼爱,姐姐就像那满地的太阳花恣意地伸展、开放!

看到过许多给子女看孩子的老人,常常有许多牢骚,感觉自己像是做了免费保姆,累还得不到理解。豪爽又不拘小节的姐姐能与城里的儿媳和睦相处吗?

有时候,我和姐姐视频,她告诉我,学会了微信支付,学会做一个新鲜的菜,或是学了一个瑜伽动作,我知道,姐姐在短暂的适应期后,又把日子过得活色生香了。

这个姐姐呀,真的就像那顽强的太阳花,不管种到哪里,都会香气宜人……

有一次姐姐跟我说:“我要保持好心情,锻炼好身体,才不会给儿女增加负担……”我忽然明白姐姐为什么学瑜伽了。

做饭洗衣,打扫卫生等生活中最琐碎的事,姐姐却把它当成最重要的事来做,或许就因为她是一个母亲吧?她可以做任何事情,即使远离家乡,即使品尝孤独,孩子的事永远比自己的事重要……



为了孩子,她把自己活成一朵太阳花,一粒种子,或是一段茎叶,埋进泥土,就会生存下来,还要尽力地盛开。它虽然没有玫瑰的高贵,菊的芬芳,兰的高雅,但是它却有无私奉献的精神和顽强而又旺盛的生命力!

## 晾晒时光

◆四川 蒋曼

人们如此毫无保留地向日光坦白,心无城府,坦荡无欺。

我喜欢从家家户户晾晒的物件中经过,顶着繁密而炽热的阳光,就像穿越在时光与岁月的博物馆里。没有标示,无须解说,那些物件会自动讲述历史和故事:从北京带回来的羊毛毯,一对古老的青花坛,老式笨拙的樟木箱,花色独特的锦缎被面,厚实的棉胎,一双双大大小小的鞋整齐排列,好像马上就会行走千里;书也一本本摊开,给天空讲述心事;粮食在簸箕里,簸箕在板凳上,在青瓦上,在树杈间。一年之际,总有这样的时刻,晒的是风土人情,同样是家长里短。

我痴迷于阳光下这壮丽而连绵的晾晒,在一排排青衣、冬衣、棉被、床单中穿过,我嗅得到饱吸纯阳之后的暖意——安乐而平和的暖意。

我们络绎不绝把家搬进搬出,把大把的阳光储存在粮食里,棉被里,衣物中,装满所有的柜子和坛坛罐罐。狭窄的家也因此蓬荜生辉,会安然度过阴冷凛冽的寒冬。

人物编织的岁月在在阳光下,浩浩荡荡,前有古人,后启来者,重重叠叠而又经纬分明。光线刚直,力度铿锵,用一条条黄金般的丝线缝补着残损和破旧,疗治忧郁和苦闷,用温暖灌个饱满。岁月与物件重新获得温度和生命,焕然一新,又蓄满了勃勃生机……

## 盛夏的一个午后

◆四川 汤飞

歌手的名字叫做蝉。歌名或许应该叫《夏日狂欢曲》。窗外的山便是它们的舞台,听众席位设于屋内,效果也是极好的。

我干脆闭上双眼,试图去领悟蕴藏于歌声中的意义……

它是颠簸于滚滚红尘之中的禅。与方外清修无为之禅不同,蝉声之禅就在你我身边,融入我们的生活。古人以为蝉餐风饮露是高洁的象征,故常以蝉之高洁寄喻自己的品行。骆宾王在狱中听“西陆蝉声唱”,却苦恼“无人信高洁”;李商隐说“烦君最相警,我亦举家清”;戴叔伦赞之“露身何洁,吟风韵更长”。

我想,在如今的社会环境中,究竟何为高洁?或许是,对功名利禄保持一份清醒,不事钻营,不

忘初心。争其必然,顺其自然,得之淡然,失之坦然。驾驭得了金钱地位,欣赏得来诗酒花月。总而言之,就是个干净、纯粹、毫不做作的人。

这是蝉之禅最新的翻译。它们唱过秦风,吟过汉乐府,诵过唐诗,读过宋词,奏过元曲,演绎过明清小说。现在,又开始大声念起我面前这本摊开的书。

它们穿过无数个岁月的夏天,在我耳畔开一场蓄谋已久的音乐会。

得之,我幸。忽然,一阵风掠过。这匹山泛动层层波浪,宛如情人的鬃丝飘飘。她涌入我的窗子,轻轻翻过了一片书页。

噢,音乐会进入下一章了……